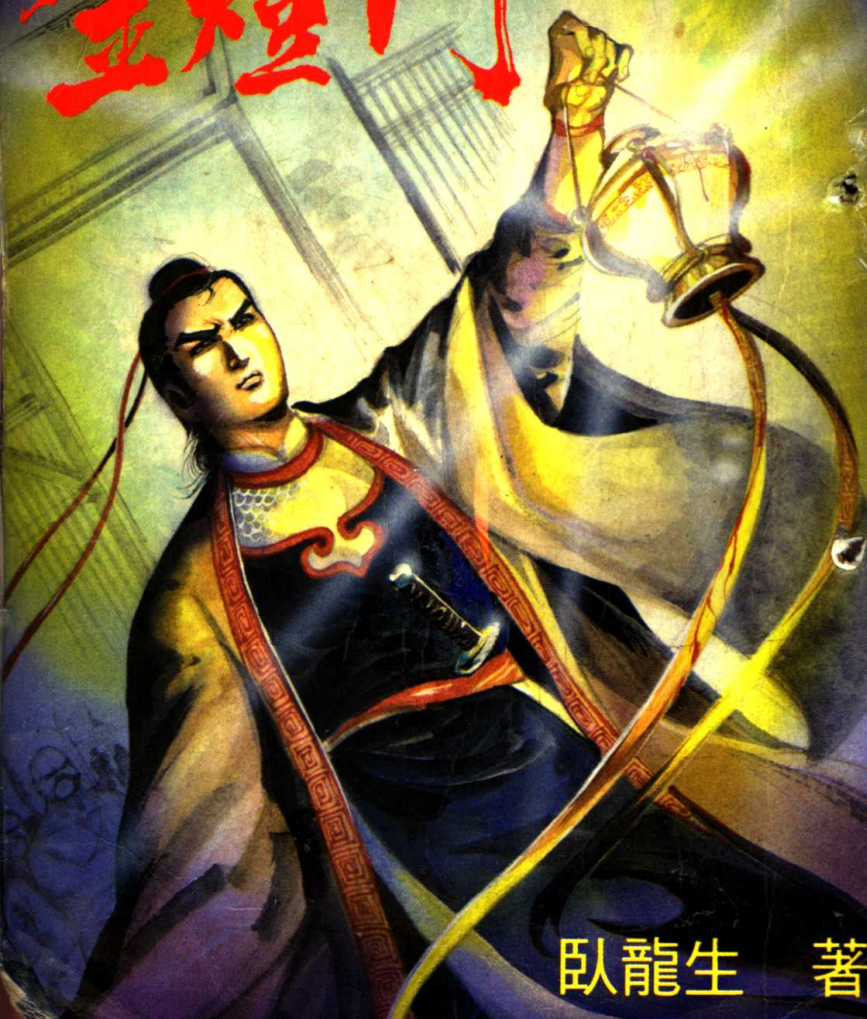


武俠小說

金燈門



臥龍生 著

金 燈 門

卧龍生 著

金燈門

著者：卧龍生

出版者：環球出版社

發行者：環球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

環球大廈三樓

電話：五四六六七九九（七線）

郵政信箱：一五八六

電報掛號：四〇一三

圖文傳真：五四〇四四三二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港幣二十五元

一九九〇年夏季再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■ PRINTED IN HONG KONG ■ PRICE HK\$ 25.00

金燈門

故事梗概

金燈門是一個俠膽仁心，替天行道的門派。

年輕書生王俊無意中救了生命垂危的金燈門掌門，並接下掌門人臨終交下的金燈。按照規例，他便成了金燈門的掌門，但他不會武功，對江湖上的事更一無所知，他如何率領衆門下呢？

就在他當上掌門不久，金燈門突然身陷重圍，面臨絕境，黑、白道中人均欲置之死地，但金燈門的人自認所爲不愧天地。究竟是誰從中搞鬼？目的何在？王俊又如何帶領門人化險爲夷呢？

故事情節曲折驚險，扣人心弦。

11/14/02

金燈門

神秘金燈

一夜風雪，遍地瓊瑤，把大地裝飾成了一片銀色世界。

王俊打開大門，想欣賞一下早晨的雪景，但打開大門，却使他大大的吃了一驚。門外橫卧着一個人，大部份的身軀已被大雪埋住，祇露出半張臉來。

由雪中露出的一些鬚髯上判斷，這該是一個四十以上的中年人。

王俊的心震了一下，推開積雪，伸手按在那人的鼻息間，發覺尚有一絲微弱的氣息。

這是一個穿青衫而身軀魁偉的大漢，祇是不知在大雪中躺了多久，全身都已凍僵了。

王俊活動了一下雙臂，抱起了那青衫人，急奔廳中。放下青衫人，掃去他身上的積雪，室中早燒起了一盆炭火，增加了不少暖意。他掩上房門，取來一條棉被蓋在青衫人的身上。這青衫人的個子很大，王俊已無法把他抱入臥室的木榻上。

王俊略懂急救的常識，他立即煮一碗薑湯，灌入那青衫人的口中。

也許這青衫人特別健壯，喝了一碗薑湯後，居然清醒過來。他睜開了眼睛，可見一對很黑的眼珠子，那該是一對很有神采的眼睛，但却早已失去了應有的光采。

一夜的風雪酷寒，似乎還沒有使他的神志麻木，祇見他禮貌的對王俊頷首微笑一下。

王俊有些羨慕的忖道：這人不但有一個健壯的身軀，也有着過人的意志。

移動了一下火盆，王俊緩緩的開聲說道：「兄台，你好好的休息，我替你燙壺酒驅逐寒意。」

青衫人微微搖了搖頭，苦笑一下，說道：「我很舒適，也很清醒，但我沒有太多的時間了。」

王俊震動了一下，然後有些奇怪的說道：「你已很快的清醒過來了……」

青衫人盡量保持自己的平靜，也盡量露出和藹的笑容，道：「像我這樣的身體，就算是再大一點的風雪也不會困住我，是麼？」

王俊點點頭，不得不承認的說道：「是的，你這樣快清醒過來，體能和意志確非常人所能及，但你却倒在風雪中。」

「我受了傷，很重很重的傷。」青衫人盡量保持着聲音平靜。

「傷！」王俊吃驚地叫了起來：「我沒有看到啊！」

一抹微微笑意，顯示出了那青衫人的無畏勇氣，祇聽他道：「很重的傷，致命的一刀。」

王俊奇怪的道：「是刀傷？」

「是！一把很鋒利的匕首。」青衫人仍毫不畏懼地道：「由後背直透而入，刺中了心臟要害。」

「啊……」王俊尖聲而叫。

青衫人解釋道：「刀！仍留在我的身上，所以，沒有流出血來。」

王俊呆了一呆，道：「甚麼人殺了你？爲甚麼？」

青衫人又微微搖搖頭，徐徐的說道：「不知道是甚麼人，我也不想知道。」

「你不想報仇？」王俊有些大惑不解地問道。

「是的！我不想報仇，也不想我的朋友替我報仇。這世界上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，私人的仇恨至少是不太重要的。」

王俊有些肅然起敬的感覺，望着那青衫人，却想不出一句措詞適當的話來。

青衫人輕輕吁一口氣，緩緩的接道：「我個人死了算不了甚麼，但我却不想我的志願隨着我的死亡而幻滅。」

王俊無可奈何的嘆口氣，道：「可惜我不是一個很好的大夫，我祇是由書本上知道一些急救的常識……」他略一沉思，接道：「三里外有一位很好的大夫，我去請他來看看你的傷勢，也許還有救治的希望。」

「不可能的！」青衫人斬釘截鐵的說道：「就算世上最好的大夫，也無法替我修補起洞穿的心臟。」

王俊有些茫然，道：「兄台，我能爲你盡些力麼？」

青衫人道：「能！」

王俊有些微微震動，道：「那就請兄台吩咐吧！」

青衫人道：「你實現我未完的志願。」

「我能麼？」

「能！祇要你肯全心全意的認真去做。」

兩人說了不少話，但王俊還無法確定這青衫人是幹甚麼的。

「你請說吧！我能爲你做些甚麼？」

青衫人用右手很吃力的取下了身上的一個革囊，道：「這裏面有一盞可以折疊的金燈，明夜請你把它懸掛起來。」

「一盞金燈？」王俊有些丈八金剛完全摸不着頭腦的感覺。

青衫人道：「很可惜，我無法給你很詳盡的解說了，但我相信，你一定會依照我的話去做。」

王俊有些不由自主的點點頭，問道：「懸掛在甚麼地方？」

青衫人道：「我說過，我不能再作詳細的解說了。」

青衫人忽然推開棉被，掙扎而起。

王俊大吃一驚，道：「你要幹甚麼？」

「我要離開這裏，趁我還有些體能，可以支持我再走一程。」

「你受了很重的傷，風雪雖停，但積雪滿地，就算是未受傷的人也不易行走！你……」

「我非走不可，因為，我留下來，你也無法救我的性命，對麼？」

「話是不錯，但我不能眼看着你走向死亡。」

「一樣是死，我不死在大雪中，會死在你這裏，那會給你添了無窮的麻煩。」

「可是你一旦離開這裏，便會死得早些。」

「是！但却不會連累到你，人命關天，你會被帶到官府中去，那時你無法解釋我死亡的

原因……」

「我不是兇手，問心無愧。」

青衫人臉上露出了滿意的微笑，道：「看來，我沒有選錯人。」

「你說甚麼？」

青衫人長長吸一口氣，道：「死亡是一件大事，官府中找不出兇手，會給你平添無窮的煩惱，輕則拖累你坐上三、五年牢，重則會加給你一個謀財害命的罪名。」

王俊道：「就算有些麻煩吧！我也不能讓你這樣離開。」

青衫人已舉步向外走去。

王俊心中大急，伸手抓住了青衫人的右臂，嚷道：「你還有救治的希望，爲甚麼不請一個大夫瞧瞧？」

青衫人淡然笑一笑，道：「像我這樣的傷勢，沒有治癒的希望了。」他輕輕一揮手臂，王俊遂感覺到有一股很強大的力量湧上身來，他不由自主的跌出五、六步遠。

他掙扎着站起來，那青衫人已迅速的奔出了大門，而且，順手帶上了門戶。

王俊衝出大門，祇見白雪茫茫，已不見那青衫人行踪在何處。

望望灰黯天空，王俊有着一種如夢疑真的感覺，一個受傷的人，在風雪中凍了一夜，怎的一醒來就有如此的體能？快速的奔行身法。

原 书 缺 页

原
书
缺
页

他本是和衣而卧，忙匆匆揭被而起。

啓簾望去，祇見一個身着青衣的少女，坐在一張竹椅上，爐內的炭火熊熊，分明是經過了加薪。旁側木案上放着那盞已經折疊好的金燈。

這是一個很美的少女，瓜子臉蛋，彎彎秀眉，雪樣的肌膚，長長秀髮梳了垂肩的雙辮兒。祇見她緩緩轉過臉兒，兩道秋水一般的眼神，打量了王俊一眼，輕啓櫻唇，婉轉傳出一縷清音，道：「是你掛起了這盞金燈？」說得不徐不疾，臉上沒有喜悅，也沒有怒意。

但王俊却感覺到那清脆平靜的聲音中，隱隱間含有一種攝人的威力。

王俊點點頭，也盡量保持着平靜的說道：「是！」

「你檢到了這盞金燈？」

「不是！有一個人送給我這一盞燈。」

「哦！」青衣少女臉上現出驚異，但很快又恢復了平靜道：「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？」

王俊道：「一個身軀魁偉的青衣大漢，可惜他沒有告訴我姓名。」

「人呢？」

「走了，他受了很重的傷，倒卧在風雪中，喝一碗薑湯後，留下了這一盞金燈。」

「他傷在何處？」

「一把鋒利的匕首，由後背刺入心臟，那是致命的重傷，但我沒有看到血，也沒有看到他背上的匕首。」

「甚麼人傷了他？」青衣少女雖然盡量在抑制着自己，但王俊却看出她的情緒有着很大的激動。

「他沒有說明是誰。」

「就這樣簡單麼？」

「他說，他不願追究甚麼人殺他，這世上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」

「哦！」青衣少女微微一閉雙目，兩行淚珠兒滾落了下來。

「我想攔住他，一個受了重傷的人，孤獨的走在大雪中，很難有生存的機會，可惜我攔不住他。」

青衣少女垂着頭，似想把悲傷埋藏起來。

但她的聲音却充滿着悲苦淒涼：「大哥就是這樣一個人，你已經盡心了。」

王俊吁一口氣，道：「我很慚愧，姑娘認識他麼？」

「認識，他是我們最敬重的大哥。」

「啊！這一盞金燈是他唯一的遺物，既是姑娘的大哥，我就交還給姑娘。」

拭去臉上的淚痕，青衣少女緩緩抬起頭來，臉上是一副奇詭的表情，緩緩說道：「兄台可否見告姓名？」

「王俊，一個讀書不第、流落異鄉、教書糊口的人。」

「失敬了，小妹來得匆忙，舉止失態，王兄不要見怪才好。」

「不敢。」王俊輕輕嘆息一聲，道：「姑娘和令兄都不是平常的人，可悲的是，在下未能阻止令兄的離去，他那樣健壯的身體，應該有救治好的希望。」

青衣少女搖搖頭，道：「大哥他一生中不打詛語，他如能活下去的話，決不會甘心死去，他有很多的心願未完。」青衣少女轉變了話題：「王兄你可想聽聽這一盞金燈的事麼？」

王俊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在下對江湖上的事物知曉不多，但姑娘和令兄及這一盞金燈，似乎有很多的隱秘，在下是局外人，知道得太多祇怕不太方便。」

「不會的！在你沒有作出決定之前，我不會告訴你很多事，但我一定要告訴你這盞金燈的事，這對你很重要，是一種權利，也是一種義務，不過，你原不屬於我們這一個組合中人，所以，你還有選擇的自由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在下就洗耳恭聽了。」

「這一盞金燈，代表着一個組合、一種精神。」青衣少女臉上泛起一片凜然的莊嚴：「誰

執着這盞金燈時，我們就稱他爲掌燈的大哥……」

王俊有些驚異的接道：「哦！但我不是你們之中的人，我有這一盞金燈，祇是一個偶然的巧合。」

「所以，你有選擇的權利，但我們傳統中，祇有掌燈人才有權選擇接替他的人。你無意取得金燈，但那是上一代掌燈人，親手交給你的，在沒有另一個接過這一盞金燈之前，你就是我們的掌燈大哥。」

王俊苦笑一下，道：「聽起來，那掌燈人有着很大的責任。」

「也有很大的權利。」

「如果這金燈落入一個壞人手中呢？」

「我們相信掌燈大哥的眼光，他寧可使這一盞金燈像他的生命一樣，消失在人間，也不會把金燈傳到壞人手中。」

「姑娘，能不能告訴我，你們是一個甚麼樣子的組合，這金燈代表的精神又是甚麼？」

「金燈像它放出的光彩一樣，象徵着光明，它有着逐走黑暗的力量；金燈照耀的地方，充滿清明祥和，它懲奸除惡……」她舉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，緩緩接道：「我們是甚麼樣一個組合，在王兄沒有確定是否接掌這盞金燈之前，小妹不便奉告。」

「那麼，在下就把這盞金燈無條件交還給姑娘吧！」

「金燈有着絕對的權威，這世間不可能同時有兩個掌理金燈的人。」

王俊怔了一怔，緩緩說道：「那是說，祇有這個人將要死亡時，才能交出金燈？」

「這是傳統，我們已行之有年。」

事情已說得很明顯，王俊祇有一個交出金燈的辦法，那就是他必須自絕死亡。

「這傳統有些不合情理。」王俊有些不滿。

「是的！對一個局外人而言，這確是有些強人所難，但我們一直有着很精密的計劃，對掌燈人也有很精密的保護，但這一場大雪，使我們的計劃有了差錯。」

「和這場風雪有關？」

「是的！如果沒有這一場風雪，我們照着掌燈人留下的暗記追蹤而至，就算他不幸遇害，我們也會很快的趕到，這一盞金燈也不會落入你王兄的手中了。」

王俊忽然覺得有點口乾，伸出手去。

美麗的青衣少女似乎早已看穿他的心意，很快取過桌上的茶杯，替他斟滿了一杯茶。

她的動作看上去一板一眼，但連續動作的過程，却快過了常人幾倍，王俊剛剛伸直了手，滿滿的一杯茶已到了他手中。